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

地域卷



季羨林 主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1900-2000

百年美文



地域卷



季羨林 主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百年美文

1900-2000

第一辑

百年美文·哲思卷 全两册

百年美文·读书卷 全两册

百年美文·地域卷 全两册

百年美文·生活卷 全三册

百年美文·女性情感卷 全三册

百年美文

地域卷

目 录

上

刘锡庆 陈亚丽	卷首语 / 001
周作人	北平的春天 / 001
林语堂	北京颂 / 004
郁达夫	故都的秋 / 009
王统照	青纱帐 / 012
老 向	难认识的北平 / 015
老 舍	想北平 / 018
老 舍	北京的春节 / 021
梁实秋	放风筝 / 025
钱歌川	闲中滋味 / 029
李健吾	北平 / 036
萧 乾	北京城杂忆 / 038
黄苗子	京华重九节 / 061
黄秋耘	京华忆旧 / 063
黄 裳	天津在回忆里 / 066

秦 牧	社稷坛抒情 / 069
汪曾祺	胡同文化 / 075
邓云乡	标准四合院 / 079
章 武	北京的色彩 / 083
郭雨桥	鄂尔多斯 你奇妙的歌声 / 085
郭雨桥	草原无雨 / 089
梁 衡	山西这块土地 / 092
梁 衡	古城平遥记 / 096
郭保林	秋日草原 / 100
张抗抗	草原之路 / 107
铁 凝	河之女 / 109
乔忠延	土语圣境 / 114
鲍尔吉·原野	摇篮 / 118

宗 璞	墨城红月 / 120
王充闾	土囊吟 / 123
张抗抗	大江逆行 / 138
张抗抗	火山沉默 / 146
刘元举	寻找沈阳城 / 155
黄文山	三月关东 / 169
谢子安	辽西的春天 / 172

鲁 迅	五猖会 / 176
周作人	乌篷船 / 180
夏丏尊	白马湖之冬 / 182
叶圣陶	三种船 / 184

郁达夫	上海的茶楼 / 192
郁达夫	江南的冬景 / 195
陈西滢	南京 / 198
朱自清	说扬州 / 200
朱自清	白马湖 / 203
丰子恺	旧上海 / 206
老舍	青岛与山大 / 211
冰心	故乡的风采 / 214
梁实秋	忆青岛 / 218
李广田	桃园杂记 / 224
谢冰莹	雨港基隆 / 229
陈白尘	龙舟竞渡话端阳 / 232
柯灵	故园春 / 238
黄裳	新安江之雾 / 242
张爱玲	到底是上海人 / 246
汪曾祺	我的家乡 / 248
菡子	看戏 / 254
宗璞	西湖漫笔 / 258
余光中	思台北 念台北 / 262
余光中	黄河一掬 / 268
王一地	海乡风情 / 272
王蒙	苏州赋 / 281
白先勇	上海童年 / 284
吴泰昌	红红的小辣椒 / 287
陈慧瑛	迷人的诗魂 / 291
叶文玲	伞外听西塘 / 295

叶文玲	水上的绍兴 / 299
韩静霆	周庄烟雨中 / 303
吕锦华	人类的第一首歌 / 306
吕锦华	东山的故事 / 309
桑新华	与泰山对视 / 313

下

废 名	放猖 / 317
沈从文	桃源与沅州 / 319
沈从文	湘西苗族的艺术 / 326
巴 金	桂林的微雨 / 331
谢冰莹	湖南的风 / 336
黄苗子	除夕花市 / 342
叶君健	我的故乡——红安 / 343
徐成森	渡口对岸是沈从文 / 345
杨羽仪	水乡茶居 / 350
苏 叶	梦断潇湘 / 353
卢玮銮	香港故事 / 357
闫纯德	澳门,我的温柔之乡 / 360
郭沫若	峨眉山下 / 369
朱自清	蒙自杂记 / 372
沈从文	云南看云 / 375
刘大杰	成都的春天 / 380
马识途	四川的茶馆 / 383
汪曾祺	昆明的雨 / 387

林子一	蘑菇宝地 / 391
王宗仁	拉萨的天空 / 395
秦文玉	布达拉宫之晨 / 397
冯剑华	遥远的泸沽湖 / 406
次多	拉萨八角街 / 411
白玛娜珍	拉萨雨 / 420

季美林	在敦煌 / 423
牛汉	滹沱河和我 / 437
王蒙	新疆的歌 / 442
刘成章	老黄风记 / 447
刘成章	安塞腰鼓 / 451
刘成章	这边风景 / 454
雷达	听秦腔 / 459
雷达	皋兰夜语 / 464
杨闻宇	走进西部二篇 / 475
银笙	塬上风景 / 480
周涛	巩乃斯的马 / 482
史小溪	陕北八月天 / 488
史小溪	野艾 / 499
宗满德	绵土 / 502
刘长春	进出两关 / 504
和谷	黄河古渡 / 508
贾平凹	黄土高原 / 515
贾平凹	走三边 / 520
贾平凹	秦腔 / 529

刘元举	我的西部 / 536
忽培元	戈壁落日 / 549
风 马	康定城小记 / 551
叶 舟	半个兰州城 / 555

废名

(1901-1967)

原名冯文炳，湖

北人，现代作

家。著有小说

《桥》、《桃园》、

《追悼会》，另出

版有散文、诗

歌、文学评论

等。

放 猖

废 名

故乡到处有五猖庙，其规模比土地庙还要小得多，土地庙好比是一乘轿子，与之比例则五猖庙等于一个火柴匣子而已。猖神一共有五个，大约都是士兵阶级，在春秋佳日，常把他们放出去“猖”一下，所以驱疫也。“猖”的意思就是各处乱跑一阵，故做母亲的见了自己的儿子应归家时未归家，归家了乃责备他道：“你在哪里‘猖’了回来呢？”猖神例以壮丁扮之，都是自愿的，不但自愿而已，还要拿出诚敬来“许愿”，愿做三年猖兵，即接连要扮三年。有时又由小孩子扮之，这便等于额外兵，是父母替他许愿，当了猖兵便可以没有灾难，身体健康。我当时非常之羡慕这种小猖兵，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让我也来做一个呢？猖兵赤膊，着黄布背心，这算是制服，公备的。另外谁做猖谁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裤穿着，而且必须是红的。我当时跟着已报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户借裤。因为是红裤，故必借之于青年女子，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里说笑话了，近于讲爱情了，不避我小孩子。装束好了以后，即是黄背心，红裤，扎裹腿，草鞋，然后再来“打脸”。打脸即是画花脸，这是我最感兴趣的，看着他们打脸，羡慕已极，其中有小猖兵，更觉得天下只有他们有地位了，可以自豪了，像我这天生的，本来如此的脸面，算什么呢？打脸之后，再来“练猖”，即由道士率领着在神前（在乡各村，在城各门，各有其所祀之神，不一其名）画符念咒，然后便是猖神了，他们再没有人间的自由，即是不准他们说话，一说话便要肚子痛的。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，人间的

自由本来莫过于说话,而现在不准他们说话,没有比这个更显得他们已经是神了。他们不说话,他们已经同我们隔得很远,他们显得是神,我们是人是小孩子,我们可以淘气,可以嘻笑着逗他们,逗得他们说话,而一看他们是花脸,这其间便无可奈何似的,我们只有退避三舍了,我们简直已经不认得他们了。何况他们这时手上已经拿着叉,拿着叉当郎当郎的响,真是天兵天将模样了。说到叉,是我小时最喜欢的武器,叉上串有几个铁轮,拿着把柄一上一下郎当着。那个声音把小孩子的什么话都说出了,便是小孩子的欢喜。我最不会做手工,我记得我曾做过叉,以吃饭的筷子做把柄,其不讲究可知,然而我的创作了。我的叉的铁轮是在城里一个高坡上(我家住在城里)拾得的洋铁屑片剪成的。在练猖一幕之后,才是名副其实的放猖,即由一个凡人(同我一样别无打扮,又可以自由说话,故我认他是凡人)拿了一面大锣敲着,在前面率领着,拼命地跑着,沿家逐户地跑着,每家都得升堂入室,被爆竹欢迎着,跑进去,又跑出来,不大的工夫在乡一村在城一门家家跑遍了。我则跟在后面喝彩。其实是心里羡慕,这时是羡慕天地间唯一的自由似的。羡慕他们跑,羡慕他们的花脸,羡慕他们的叉响。不觉之间仿佛又替他们寂寞——他们不说话!其实我何尝说一句话呢?然而我的世界热闹极了,放猖的时间总在午后,到了夜间则是“游猖”,这时不是跑,是抬出神来,由五猖护着,沿村或沿街巡视一遍,灯烛辉煌,打锣打鼓还要吹喇叭,我的心却寂寞之至,正如过年到了元夜的寂寞,因为游猖接着就是“收猖”了,今年的已经完了。

到了第二天,遇见昨日的猖兵时,我每每把他从头至脚打量一番,仿佛一朵花已经谢了,他的奇迹都到哪里去了呢?尤其是看着他说话,他说话的语言太是贫穷了,远不如不说话。

沈从文

(1902-1988)

原名沈岳焕，湖南人，现代作家、历史文物研究家、京派小说代表人物。有小说《边城》，散文《湘行散记》，文论《云南看云集》等。

桃源与沅州

沈从文

全中国的读书人，大概从唐朝以来，命运中注定了应读一篇《桃花源记》，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。人人皆知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，有桃花夹岸，芳草鲜美。远客来到，乡下人就杀鸡温酒，表示欢迎。乡下人都是避秦隐居的遗民，不知有汉朝，更无论魏晋了。千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，既不怎么改变，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，想做遗民的必多，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，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。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，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，也从不会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。

319

桃源洞离桃源县二十五里。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上行，船到白马渡时，上南岸走去，忘路之远近乱走一阵，桃花源就在眼前了。那地方桃花虽不如何动人，竹林却很有意思。如椽如柱的大竹子，随处皆可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。新派学生不甘自弃，也多刻下英文字母的题名。竹林里间或潜伏一二剪径壮士，待机会霍地从路旁跃出，仿照《水浒传》上英雄好汉行为，向游客发个利市，来个措手不及，不免吃点小惊。桃源县城则与长江中部各小县城差不多，一入城门最触目的是推行印花税与某种公债的布告。城中有机材铺、官药铺，有茶馆酒馆，有米行脚行，有和尚道士，有经纪媒婆。庙宇祠堂多数为军队驻防，门外必有个武装同志站岗。土栈烟馆既照章纳税，就受当地军警保护。代表本地的出产，边街上有几十家玉器作，用珉石染红着绿，琢成酒杯笔架等物，货

物品质平平常常,价钱却不轻贱。另外还有个名为“后江”的地方,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,很认真经营她们的业务。有些人家在一个菜园平房,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,地方虽脏一点倒富有诗意。这些妇女使用她们的下体,安慰军政各界,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,木商,船主,以及种种因公出差过路人。挖空了每个顾客的钱包,维持许多人生活,促进地方的繁荣。一县之长照例是个读书人,从史籍上早知道这是人类一种最古的职业,没有郡县以前就有了它们,取缔既与“风俗”不合,且影响到若干人生活,因此就很正当的定下一些规章制度,向这些人来抽收一种捐税(并采取了个美丽名词叫作“花捐”),把这笔款项用来补充地方行政,保安或城乡教育经费。

320

桃源既是个有名地方,每年自然就有许多“风雅”人,心慕古桃源之名,二三月里携了《陶靖节集》与《诗韵集成》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,来到桃源县访幽探胜。这些人往桃源洞赋诗前后,必尚有机会过后江走走。由朋友或专家引导,这家那家坐坐,烧盒烟,喝杯茶。看中意某一个女人时,问问行市,花个三元五元,便在那万人用过的花板床上,压着那可怜妇人的胸膛放荡一夜。于是纪游诗上多了几首无题艳遇诗,把“巫峡神女”^①“汉皋解珮”^②“刘阮天台”^③等等典故,一律被引用到诗上去。看过了桃源洞,这人平常若是很谨慎的,自会觉得应当即早过医生处走走,于是匆匆的回家了。至于接待过这种外路“风雅”人的神女呢,前一夜也许陆续接待过了三个麻阳船水手,后一夜又得陪伴两个贵州省牛皮商人。这些妇人照例说不定还被一个散兵游勇,一个县公署执达吏,一个公安局书记,或一个法地小流氓长时期包定占有,客来时那人往烟

① 巫峡神女:相传为炎帝女,葬巫山之阳。这里当指楚怀王游于高唐,昼寝,梦与神遇,自称巫山神女,王因幸之事。

② 汉皋解珮:汉皋,地名,在湖北襄阳西北。汉皋解珮,指《列仙传》叙郑交甫于此地遇二仙女,见而悦之,下请其珮,二女解珮与交甫事。

③ 刘阮天台:指传说中东汉人刘晨、阮肇入天台山遇二仙女事。

馆过夜，客去时再回到妇人身边来烧烟。

妓女的数目占城中人口比例数不小。因此仿佛有各种原因，她们的年龄都比其他大都市更无限制。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，还不甘自弃，同十六七岁孙女辈行来参加这种生活斗争，每日轮流接待水手同军营中火伙。也有年纪不过十三四岁，乳臭尚未脱尽，便在那儿服侍客人过夜的。

她们的技艺是烧烧鸦片烟，唱点流行小曲，若来客是粮子上跑四方人物，还得唱唱军歌党歌，和时下电影明星的流行歌曲，应酬应酬，增加兴趣。她们的收入有些一次可得洋钱二十三十，有些一整夜又只得一块八毛。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。实在病重了，不能作生意挣饭吃，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，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，或请走方郎中配服药，朱砂茯苓乱吃一阵，只要支持得下去，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。直到病倒了，毫无希望可言了，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，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。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，罄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副四合头棺木，或借“大加一”^①买副薄薄板片，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。

桃源地方已有公路，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（常德），每日都有八辆十辆新式载客汽车，按照一定时刻在公路上奔驰，距常德约九十里，车票价钱一元零。这公路从常德且直达湖南省会的长沙，汽车路程约四小时，车票价约六元。公路通车时，有人说这条公路在湘省经济上具有极大意义，意思是对于黔省出口特货^②运输可方便不少。这人似乎不知道特货过境每次必三百担五百担，公路上一天不过十几辆汽车来回，若非特货再加以精制，每天能运输多少？关于特货的精制，在各省严厉禁烟宣传中，平民谁还有胆量来作这种非法勾当。假若在桃源县某种铺子

① 大加一：一种月息为百分之十的高利贷。

② 特货：指鸦片烟。

里,居然有人能够设法购买一点黄色粉末药物,作为谈天口气,随便问问,就会弄明白那货物的来源是有来头的。信不信由你,大股东中大头脑有什么“龄”字辈“子”字辈,还有沿江之督办,上海之闻人。且明白出产地并不是桃源县城,沿江上行五十多里,有二十部机器日夜加工,运输出口时或用轮船直往汉口,却不需借公路汽车转运长沙。

真可称为桃源名产值得引人注意的,是家鸡同鸡卵,街头巷尾无处不可以发现这种冠赤如火、庞大庄严的生物,经常有重达一二十斤的。凡过路人初见这地方鸡卵,必以为鸭卵或鹅卵。其次,桃源有一种小划子,轻捷,稳当,干净,在沅河中可称首屈一指。一个外省旅行者,若想到湘西的永绥^①,乾城^②,凤凰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;或想到湘西往四川的酉阳,秀山,调查桐油的生产,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,往玉屏调查竹料种类,注意造箫制纸的手工业生产情况,皆可在桃源县魁星阁下边,雇妥那么一只小船,沿沅河溯流而上,直达目的地,到地时取行李上岸落店,毫无何等困难。

一只桃源小划子上只能装载一二客人。照例要个舵手,管理后艄,调动船只左右;张挂风帆,松紧帆索,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;放缆拉船,量渡河面宽窄与河流水势,伸缩竹缆。另外还要拦头工人,上滩下滩时看水认容口,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,恶浪与湍流,出事后点篙子需要准确,稳重。这种人还要有胆量,有气力,有经验,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的及时拉桅下绳索。走风船行如箭时,便蹲坐在船头上吆喝呼啸,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。自己船只落后被人嘲笑时,还要回骂;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。两船相碰说理时,不让别人占便宜。动手打架时,先把篙子抽出拿在手上。船只逼入急流乱石中,不问冬夏,都得敏捷而勇敢的脱光衣裤,向急流中跳去,在水里尽肩背之力使船只离开险境。掌舵

① 永绥:县名,即今湖南花垣县。

② 乾城:即乾州,今属湖南吉首县。

的因事故不能尽职,就从船顶爬过船尾去,作个临时舵手。船上若有小水手,还应事事照料小水手,指点小水手。更有一份不可推却的职务,便是在一切过失上,应与掌舵的各据小船一头,相互辱宗骂祖,继续使船前进。小船除此两人以外,尚需要个小水手居于杂务地位,淘米,烧饭,切菜,洗碗,无事不作。行船时应荡桨就帮同荡桨,应点篙就帮同持篙。这种小水手大都在学习期间,应处处留心,取得经验同本领。除了学习看水,看风,记石头,使用篙桨以外,也学习挨打挨骂。尽各种古怪稀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,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,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。上行无风吹,一个人还负了纤板,曳着一段竹缆,在荒凉河岸小路上拉船前进。小船停泊码头边时,又得规规矩矩守船。关于他们的经济情势,舵手多为船家长年雇工,平均算来合八分到一角钱一天。拦头工有长年雇定的,人若年富力强多经验,待遇同掌舵的差不多。若只是短期包来回,上行平均每天可得一毛或一毛五分钱。下行则尽义务吃白饭而已。至于小水手,学习期限看年龄同本事来,有些人每天可得两分钱作零用,有些人在船上三年五载吃白饭。上滩时一个不小心,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,泅水技术又不在行,在水中淹死了,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,生死家长不能过问,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家长,说明白落水情形后,烧几百钱纸,手续便清楚了。

一只桃源划子,有了这样三个水手,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,有耐心,不嫌孤独,能花个二十三十的乘客,这船便在一条清明透澈的沅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。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作乘客,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人,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逐臣屈原。在他自己的文章里,他就说道:“朝发枉渚兮,夕宿辰阳。”若果他那文章还值得称引,我们尚可以就“沅有芷兮澧有兰”与“乘舸上沅”这些话,估想他当年或许就坐了这种小船,溯流而上,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沅州^①。沅州上游不远有个白燕溪,

① 沅州:即芷江。

小溪谷里生长芷草，到如今还随处可见。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悬崖罅隙间，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，长叶飘拂，花朵下垂成一长串，风致楚楚。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，香味较建兰淡远。游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，船上人若伸手可及，多随意伸手摘花，顷刻就成一束。若崖石过高，还可以用竹篙将花打下，尽它堕入清溪洄流里，再用手去溪里把花捞起。除了兰芷以外，还有不少香草香花，在溪边崖下繁殖。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，那种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，那种小小洄旋的溪流，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，迷人心目的圣境！若没有这种地方，屈原便再疯一点，据我想来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。

324

甚么人看了我这个记载，若神往于香草香花的沅州，居然从桃源包了小船，过沅州去，希望实地研究解决《楚辞》上几个草木问题，到了沅州南门城边，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黑色。因好奇想明白它，一时可无从向谁去询问。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，并非甚么古迹。大约在清党^①前后，有个晃州姓唐的青年，北京农科大学毕业生，在沅州晃州两县，用党务特派员资格，率领了两万以上四乡农民，和青年学生，肩持各种农具，上城请愿。守城兵先得长官命令，不许请愿群众进城。于是双方自然而然发生了冲突。一面是旗帜，木棒，呼喊与愤怒，一面是居高临下，一尊机关枪同十支步枪。街道既那么窄，结果站在最前线上特派员同四十多个青年学生与农民，便全在城门边牺牲了。其余农民一看情形不对，抛下农具四散跑了。那个特派员的身体，于是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。三天过后，便连同其他牺牲者，一齐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。几年来本地人在内战反复中被派捐拉伕，应付差役中把日子混过去，大致把这件事也慢慢的忘掉了。

桃源小船载到沅州府，舵手把客人行李扛上岸，讨得酒钱回船时，

^① 指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国民党“清党”事件。